

张恨水小说精品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世 上 翹 翹 界



魍

魍

世

界

上

北京文星出版社



烟

烟

世

界

下

麴麴世界

张恨水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7.25 字数:518千字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5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2026—0
1·1960 定价:24.00元(上、下册)

内 容 提 要

抗战时期。陪都重庆。黑暗混乱，鬼域横行。

区老先生一生读书，也教育四个子女认真读书，用学得的知识谋生。然而，重庆物价飞涨，物资奇缺，民不聊生，靠工资生活实难度日。于是，区老先生的三儿子弃文开车跑运输，发了大财；二儿子弃医经商作买卖，生活小康；长子仍然是机关公务员，穷愁潦倒。其周围的朋友、同事、邻居、亲戚，无不投机钻营，唯利是图，为挣钱发财苦度时光而日夜奔忙，真正是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！

张恨水小说精品集

春明外史(上中下)

金粉世家(上中下)

啼笑因缘

夜深沉

魑魅世界(上下)

秦淮世家

张恨水小说精品集

责任编辑 || 贾晋仁 逯彩华

平面设计 || 韩湛宁

出版说明

张恨水(1895-1967)是一位享誉中外、妇孺皆知的著名作家,人称“通俗文学大师”。他一生勤奋创作,除散文、诗歌、通讯外,仅长中短篇各类小说作品即为一百多部,洋洋二千余万言,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1993年,我社曾编辑出版了《张恨水全集》,行销海内外。

张恨水的小说俗中有雅,雅中有趣,耐人寻味,引人入胜,对社会,对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作品既值得反复翻阅和赏析,也值得学习、借鉴和继承。为此,我社约请有关专家、学者论证,并精益求精地选编张恨水小说精品6种,一次出版,以飨读者。

这次所选作品,除对个别有明显错讹的文字和标点符号作必要的订正外,一律不作任何增删或改动;有些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词,如“账目”原作“帐目”,助词“地”原作“的”等,也一仍其旧,以保持作品原貌。

另外,这次所选编的6种作品,是否均可称为张恨水小说精品,而张恨水小说作品中,还有哪些也可作为精品编选出版?诚望海内外专家、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9年12月

目 录

上 卷

第 一 章	心理学博士所不解	(1)
第 二 章	逼	(16)
第 三 章	穷则变	(30)
第 四 章	无力出力无钱出钱	(44)
第 五 章	两种疏散	(60)
第 六 章	一餐之间	(75)
第 七 章	马无夜草不肥	(94)
第 八 章	好景不常	(108)
第 九 章	另一世界	(121)
第 十 章	意外	(134)
第 十 一 章	换球门	(147)
第 十 二 章	飞来的	(165)
第 十 三 章	洗澡	(180)
第 十 四 章	对比	(195)
第 十 五 章	叫你认得我	(209)
第 十 六 章	其命维新	(220)
第 十 七 章	变则通	(232)
第 十 八 章	一场风波	(248)
第 十 九 章	还是我吗?	(260)

下 卷

第 二 十 章	抬轿者坐轿	(275)
第二十一章	开包袱	(287)
第二十二章	旧地重游	(300)
第二十三章	雅与俗	(316)
第二十四章	人比人	(329)
第二十五章	爱情之路	(344)
第二十六章	依	(358)
第二十七章	无题	(371)
第二十八章	天外归来	(386)
第二十九章	钱魔	(405)
第 三 十 章	迷魂阵	(422)
第三十一章	螳螂捕蝉	(438)
第三十二章	一方之强	(453)
第三十三章	四才子	(469)
第三十四章	速战速决	(483)
第三十五章	探险去	(504)
第三十六章	黄鹤	(521)

第一章

心理学博士所不解

本书开场的时候，正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集会散场的时候。天空集结着第三天的浓雾，兀自未晴，整个山城罩在漆黑一团的气氛里面。不过是下午三点钟，电灯已经发亮了。老远看那电柱上的灯泡，呈着橘红色的光芒，在黑暗里挣扎出来。灯光四周，雾气映成黄色，由那灯光下照见一座半西式的大门里，吐出成群的人。门边小广场上，停着两辆汽车和四五乘藤轿。其中有一乘藤轿，椅座特别宽大，倒像乘凉坐的。轿杠有碗口粗，将蓝布缠了，杠头上缠着白布，相当精致。三个健壮的汉子，各人的对襟褂子敞开胸前一排钮扣，盘膝坐在地面的石头上，都望着大门里吐出来的人群，看看其中有他们的主人没有。

他们的主人，是极容易发现的，身体长可四尺六七，重量至少有二百磅。长圆的脸，下巴微光，这也就显得他的两腮格外凸出。在他脸腮上，也微泛出一线红晕。鼻梁上，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。眼镜相当的小，和他那大面孔配合起来，是不怎么调和的。他穿着一套粗呢中山服，左肋夹了一只大皮包，右手拿着手杖，口里衔了大半截土雪茄，在人群后面，缓步的走了出来。

轿夫看到他出来，立刻站起。前面的人蹲在地上，肩扛着轿杠，横档后面的人，将轿杠扶起，站着放在肩上。另一个人站在轿边。主人泰然的坐上轿子，旁边那人两手捧着轿杠，让前面的轿夫伸直了腰。于是轿子四平八稳的放在两个轿夫肩上，立刻抬了走。轿夫照例是不开方步的，尽可能的快走，因为有个不走路的压着呢。剩下来的一个轿夫，跟在轿子后面跑。他第一轮该换抬后杠的下

来，他两手抄起轿杠，肩膀伸入了杠底。原来抬着后杠的轿夫，趁此身子向下一蹲，离开了轿杠，喘着气，也在“轿子”边上跑，在裤带上扯下粗布手巾，擦着胸脯和须子上的汗。他一面擦，还是一面跑。他听到抬前杠的，也在喘气，正和轿上的人鼾声相应和，因为主人已被均匀的摇撼弄得睡熟了。于是这原来抬后面的人伸入座前轿杠，换下抬前面的人来。这三个轿夫，出着汗，喘着气，这样交替轮换，终于把主人抬到了目的地。

轿子一停，轿上的人自然地睁开了眼。那面一座巍峨的洋楼，代表着这里主人翁的身份，足以驱逐他的睡魔。他下了轿子，站着定了一定神，先把衣襟牵上两牵，然后从从容容走到大门里面去。左边一间门房，敞开了门，正有两位穿西服夹皮包的人，在和传达办交涉。这新来的人，只好站在门外等上一等。等那两位西装朋友走开了，这位先生才含笑走了进去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向那传达点了点头道：“请见陆先生。”说毕，把名片递过去。

那传达和他一般，穿了青呢短装，但态度比他傲慢得多。左手夹了一枝烟卷放在嘴角里吸，右手接过名片来斜了眼睛看着。见上面印的官衔，是×国××大学心理学博士，××会研究委员，姓名是西门德，字子仁，而籍贯是河北，并非主人同乡。便将名片随便向桌上一扔，爱理不理的道：“今天公馆里请客，这时候没有工夫会客。”西门德道：“是陆先生写了信，约我今天这时候来谈话的，并非我要来求见，我早料着有困难，信也带来了。”说着在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。这传达自然认得是公馆里发出去的信，接过来抽出信笺来看，见第一句称着：“子仁先生雅鉴”，后面有主人鉴的字，“陆神洲”，不用看信里说的是什么事了，可见西门德是赴约而来。便依旧将信交还了他，脸上带了半分和气的样子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请随我来。”于是他拿了那张名片在前面引路，西门德跟在他后面，走上了一层楼，到一个会客室里等着。

这会客室不怎么大，中间两张大餐桌接起来，面对面的放了椅凳，等着来宾。这里已有七八位客人坐着，低声谈天，并无茶水，更没有烟。桌子两头各放了一只烧料瓶子，里面插着一丛鲜花，大概这就算是款待客人的东西了。西门德看看这些来宾中，恰没有一个熟人，只好在桌子尽头一张椅子上闷闷地坐下。坐到十分钟之后，感到有点无聊，抬头见墙上悬有两张地图，就反背了两手，向地图上查阅地名消遣。看了一阵，也没有什么兴趣，依然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去。

这时,门口来了个听差,举着名片问了一声:“哪位是何先生?”一位穿着漂亮西装的朋友,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,立刻抢着站起来说了一声“有”,他回转头来向另一个西装朋友道:“倒不想第一个传见的就是我!”于是笑嘻嘻地跟着那个听差去了。西门德看了,不由得微微一笑。坐在附近的一位朋友,对他这一笑,有相当的了解,也跟着一笑。接着低声道:“陆先生见客,倒无所谓先后。”西门德借了这个机会,开始向那人接谈,因道:“听说今天陆先生请客?”那人道:“陆先生请客,那倒不耽误见客。记得民国十六七年北伐之后,有些要人每天有三样事忙得头疼,乃是开会忙,见客忙,吃饭忙。”西门德道:“虽然抗战多年了,有些人还是这样。”

这问题引起了在这里等候传见的人一种兴趣,正要跟着这话头谈下去,却见一个穿西装的朋友走了进来;有两个人称他仰秘书,都站了起来。自然这种打趣要人的话,也就不能继续再谈。仰秘书向在屋子里的人看着,西门德含着笑向他点了个头,意思是要和他说什么;恰好他已找着一位在座的人谈话,不曾看见。西门德搭讪着轻轻咳嗽了两声,依然坐下。

仰秘书和那人挨了椅子坐着,头就头的谈了一阵,然后站起来拍着那人肩膀,笑道:“好,不成问题,就是这样,我替你办。”西门德见是机会了,站起来预备打招呼,可是那仰秘书不曾停留,扭身就走。西门德只好大声叫了一声仰先生。仰秘书回转头来,西门德就迎上前递了一张名片给他。他接着名片看了一看,笑道:“哦,西门博士。”西门德伸手跟他握了一握,满脸是笑道:“神交已久,总没有机会谈话。”仰秘书道:“尊札我也看见过了。陆先生很同意,回头陆先生自会向你细谈,请稍坐,等一下。”说毕,他自走了。西门德虽没有和他谈话,但是已知道自己那封信,陆先生很同意。这个消息不坏,在无聊情景中,得了不少安慰,还是坐到原处去。

这时,在座的来宾,已传见了四五位,那个拿名片传人的承启员,始终也不曾向他看一眼。虽然至少他已在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六回,还是不免将表拿出来看看。已是五点半钟了,在会场上消磨了三四个钟点,到这里来又是两个钟点,提早吃的一顿午饭,这时已在肚子里消化干净。他觉得肚中那一分饥荒,渐渐逼迫,同时也因为过去在会场上说话太多,嗓子干燥,这样久没有茶水喝,也不易忍受,便二次再站到墙根去看地图。似乎这主人翁有意为难,直待把这屋

子里候见的来宾——都传见过了，最后，才轮到。当那承启员将他的名片拿来在门外照一照，说声“请”的时候，掏表看看，已是六点三刻了。好在这个“请”字，也有强心针的作用，立刻精神一振，一面挺起胸脯，牵着衣襟，一面就跟了那位承启员来到了内会客室。承启员代推了门，让他进去。

那主人翁陆神州，穿了件半新旧的灰哔叽袍子，微卷了袖子，露出里面的白内衣，口里衔了半截雪茄，正斜坐在沙发上，见有人进来，才缓缓起身伸手和他握了一握，让着在对面椅子上坐下。那主人翁面前有一张矮桌子，上面放了一叠印好的见客事由单子，在各项印字下，墨笔填就所见宾客姓名、身份、事由，及其来见的背景。陆神州左手夹着雪茄，右手翻着那叠单子，找到了西门德来见的事由。先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向他点了两点头道：“西门先生，我很久仰。来信所提到的那个工厂计划，兄弟也仔细看过了。不过现在筹划大量的资本，不是一件易事，应当考量考量。就是资本筹足了，这类专门人才，恐怕也很费罗致。”西门德在他说话的当儿连称了几个“是”，这便答道：“关于资本方面，自然要仰仗陆先生的大力，至于人才方面，兄弟倒有办法，而且我也和这些专家谈过。他们都说，若是由陆先生出来主持，大家很愿意竭诚尽力，在陆先生领导之下作一点事业。”这时，听差送来两玻璃杯茶，放在主客面前。

陆神州端起茶杯来先喝了一口，然后向西门德笑道：“我是个喜欢作建设事业的人，已往成功的事不少，可是让专家把我这乘轿子抬上火焰山的，却也有几回，哈哈！”他一笑之后，又喝了一口茶。西门德听了这话，很不高兴，心想怎么一见面，就把我当着抬轿的？陆神州既这样说了，他却自不介意，接着笑道：“笑话是笑话，真事是真事。假如有人才，有办法，筹划点资本，我倒也不十分为难。”正说到这里，有一个听差走向前来，垂手站立，低声报告道：“那边客厅里酒席已经摆上了。”他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向西门德笑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，赶上今天我自作主人，改日再谈吧。好在这件事，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得了的。”西门德听了这话，自然明了是主人逐客之意，只好站了起来告辞，主人只在客房门口点个头就算了。

西门德走出陆公馆，那三个轿夫各人拿了干烧饼在手上啃，便笑道：“这很好，我饿到现在连水都没有喝一口，你们又吃点心了。”轿夫王老六把干烧饼由

嘴里拖出来,手扶起轿杠,自言自语道:“好大一乘轿子哟!不吃饱,朗格^①抬得动?不为要把肚子吃得饱,也不抬轿子!”西门德自也懒得和他们计较,饿得人有气无力,让他们抬了回家。他家住在一个高崖底下,回家正要下着一道百余级的石坡。当轿子抬到坡正中的时候,恰好另有一乘滑竿绑了一只大肥猪在上面,由下面抬上来。那猪侧躺了身子,在一方篾架子上,绳子勒得紧紧的,连哼也不哼。倒是两个抬猪的轿夫,和抬西门德的轿夫吵了起来。他道:“你三个人抬一个,走的是下坡路。我们两个人抬一个,走的是上坡路。你那乘轿子虽大,总没有我这肥猪重,你不让我,倒要我让你。一只猪值好多钱?你把猪撞下崖去了,你赔不起!”西门德睡在轿子上,本也有点模糊,被那抬猪的轿夫吵醒,便喝道:“你这混账东西,不会说话就少说话,你可以把人和猪拿到一处说吗?”他口里喝着,身子不免气得摇撼了几下,这二百多磅重的身体,加以摇撼,三个在坡子上立脚未定的轿夫,便有点支持不住,藤椅一侧,把西门德翻将出来。幸而“轿子”所翻的这面是石壁,而不是悬崖,轿子和人齐齐向那边一翻,被石壁给挡住了,未曾落到地上。西门德手膀子上,却擦破了一块皮。那个跟着轿子换班的轿夫,立刻伸手将轿杠抓住,才没有让“轿椅”翻了过去。西门德骂道:“你们三个人抬我一个,真不如人家两个人抬一只猪。你们把我当主人吗?你们还没有把我当一只猪看待?”他坐在轿子上骂了一阵子,轿夫都没有作声,抬到他所住的屋子门口,他兀自骂着没有住口。

他这里是土库墙的半西式楼房,楼下住有一户人家,楼上是西门一家。他要上楼的时候,必须穿过楼下堂屋。这时,楼下姓区的人家,正围了一张大桌子吃饭。有的放了碗,有的还坐在桌子旁。他们的家长区老太爷坐在堂屋边旧木椅子上,口里衔了一枝旱烟袋,要吸不吸的抿了嘴,望眼屋梁上垂下来的电灯,只管出神。他见西门博士走了进来,就站起身来点了点头。西门德道:“老太爷,你们二先生回来了吗?我要向他讨一点红药水,人在轿子上翻下来了,手膀子擦破一块皮。”区老太爷道:“红药水,家里有,用不着等他回来。他忙着要出门,在外面设法弄车子,忙得脚板不沾灰。亚男,去把屋里桌上的红药水拿来,还有纱布橡皮膏,一齐都拿了来。”随着这话,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,起身进屋

^① 朗格:川语:就是怎么的意思。

去,把所说的东西拿了出来,都交给了西门德。他道过了谢,又向区老太爷敷衍了两句,笑道:“回头到楼上来坐坐。”说毕,上楼去了。

西门德的夫人,已是中年以上的人,虽从旁人看来,确已半老,可是她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影子的时候,总觉自己很年轻。所以她除了涂抹脂粉而外,还梳着两条尺多长的辫子,由后脑勺倒垂到前面的肩头上来。穿一件花布长夹袍,两只短袖口,却也齐平胁窝。她正收拾整齐了,要出去看话剧,因为话剧团里送来的一张戏票,不用花钱,觉得这机会是不可失掉的。偏是西门德今天回来得特别晚,不便先走,只好等着共饭;而饭菜摆在桌上,全都冷了,西门先生才由大门口骂进来。话剧是七点开演,便是这个时候去,第一幕戏已经不能看到了。西门太太对于博士这次晚归,实在有些扫兴。然而他在大门口已经在骂轿夫了,必是所谋失败,且等他上楼,看了他的态度再作计较。

那西门德上得楼来,沉着两块胖脸腮,手上拿了药水瓶子和纱布。太太更不便生气,因道: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西门德道:“轿夫抬我下坡子,为了让两个抬猪的过去,他们竟把我由轿子上翻下来。不是石壁挡住了,要把我跌成肉饼。这都罢了,我也不去怪他。你猜他们说什么?他们说饿了一天,老爷身体太重,他们当然抬不动。他们饿了一天,我并没有独自吃饭呀!”他一面埋怨着,一面掀起衣袖来,自己擦药水,扎纱布。西门太太道:“那么,先吃饭吧。为什么忙到现时才回来呢?”西门德见饭菜全摆在桌子上,便坐在桌子边,扶起摆得现成的筷子,夹了几根红烧黄豆芽尝尝,皱了眉道:“冰冷的,而且是清淡的。”西门太太道:“那只怪等得太久了。”西门德又夹了一筷子菠菜吃,嚼了两口便吐了。鼻子一耸,重重的哼了一声,因道:“怎么这样重的菜油味?”

西门太太道:“素油煮菜,总是有点气味的,这都是依着你的营养计划买的菜。黄豆芽富于蛋白质,菠菜富于铁质。罗!新鲜萝卜,买不到!”说着,她的筷子在一碟泡菜里面拨了两拨,接着道:“这腌萝卜总也是一样。这含着维他命几……我都说不上,老实说,含着维他命A也好,B也好,没有一点荤菜,你实在吃不下饭去。而况这碗里又是你所说的,富有营养的糙米饭。”西门德含了富有淀粉的糙米饭,缓缓在嘴里咀嚼着,筷子只管在泡菜碗里拨着,翻了眼向她道:“那么,你作管家太太的人,就应该想法子。”西门太太道:“让我想法子去买肉吗?那怨你不曾和杀猪的屠户交朋友。”西门德道:“家里有鸡蛋没有?”西门太

太笑道：“黄豆芽红烧豆腐干，这还不能代替鸡蛋吗？据你所说的，这两样菜里面，都是富于蛋白质的。”西门德道：“鸡蛋究竟是鸡蛋，豆腐干究竟是豆腐干，家里有，就给我去炒两个来吃。我今天受了一天的委屈了：开会，是瞎混了几个钟点；见人，又是瞎等了几个钟点，回来，又在轿子上碰破了一块皮。”西门太太笑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交换条件，我让老妈子到楼下区家去借两个鸡蛋来炒给你吃，你让我去看话剧，要不然，把这张剧票糟蹋了也是怪可惜的。”西门德道：“生活问题……”西门太太已经站起身来了，点着头道：“少陪，少陪！生活问题，自然是要打算，娱乐也要享受。”她随了这话，走进卧室去了，出来时，见她脸上粉茸茸的，分明又扑了一次粉，手里夹着一个手提皮包，匆匆下楼去了。

她去了，女仆刘嫂由楼下上来，笑着说：“区先生家里没有鸡蛋，我给先生到对门杂货摊子上买块臭豆腐乳来吃吧。”西门德皱了眉，只摆摆手。看看太太放下的饭碗里，还剩着小半碗饭，倒不觉叹了口气。

那区老太爷倒是应约而来，口里衔了那旱烟袋，缓缓走近桌子，伸头向菜碗里看看，笑道：“博士也吃这样的菜？”西门德道：“请坐请坐，女太太们总是这样不知死活，天天愁着开门七件事，还要去看戏。”区老太爷坐在下方椅子上道：“这也难怪，她就不去看戏，整日在家里发愁，又能愁出个什么来呢？刚才你家刘嫂到我家去借鸡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将椅子拉拢一点，低声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家有半个多月没吃鸡蛋了。人口多的人家，买两三个鸡蛋，请问，给谁吃？若是想大家都可以吃两筷子……”他撇了撇胡子，又一笑道：“那非二十个鸡蛋不可。乖乖隆的咚，这胜似当年一碗红烧鱼翅。我想还是少进点蛋白质吧！”西门德道：“我倒不是一定要吃好的。抗战多年，我们有这碗青菜豆腐饭吃，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产业，总算十分丰富。我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不平。我们尽管是吃青菜豆腐，而吃肥鸡填鸭的，还是大有其人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到屋子里去拿出温水瓶来，向饭碗里倒下半碗开水，将水和饭用筷子一顿乱搅，然后唏哩呼噜，连扒带吞，把饭向口里倒下去。放下碗，向区老太爷笑道：“我这是填鸭的法子。不管口味，把肚子塞满了完事。”区老太爷笑道：“我倒很久有一句话要问西门先生：自己没有孩子，两口子吃得有限，倒用上那三个轿夫，未免伙食太多。”西门德道：“这也是不得已。我整天在外面跑，上坡下坡，一天到晚，要有无数次。没有轿子，我就成了无脚的螃蟹，一点不能活动。这问题